

胡山源
編
日新文藝叢書

如夢令

關山月著

中華民國36年5月初版

——書名——

日新文藝叢書之一 如夢令

——售價——

——著者——

關山月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
北京西路614號 宏文書局
中正北二路87號 新甦書店
福州路320號 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 百新書店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

「日新文藝叢書」序

胡山源

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這就是說，他只會寫，不會想，不會出版，如果要出版，只有仰賴於出版商。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有銷路，因此賺點錢。作者有名望，作品有價值，因此能夠達到出版商的目的，固然最好，否則，即使有噱頭，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看來，也無有不好。而一個純潔的作者，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絕非噱頭價值，却又往往無人知道，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因之總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他常受出版商的氣，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更是常事。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否則為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也沒有出版的計劃，更沒有出版的能力，例如資本等等，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聽其宰割以外，就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終。這樣的文藝作者，為數恐是不少。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他雖然還沒有成名，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却憑了他的手腕，或請要人介紹，或挾羣衆自重，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否則，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招集股本，自辦出版機關。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

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抱着絕大的同情。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此中甘苦，備嘗之矣」！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我所希望於他們的，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我以為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為原

則，寫作者只埋頭寫作，不問其他，方才有所成就，否則，分了心，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或者，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而寫作工程就此摧毀了。因此，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怕他們久而久之，會將文藝丟在腦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一面却不免深深爲他們可惜，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

爲了同情，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爲了可惜，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我常常希望，有人肯和我們合作，代我們經營，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再操一些別的心，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就可以繼續寫作，而等待牠的出版。當然這個合作者，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我這個理想，存了多年，總是沒有機會成功。有時，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却因時局的不安定，以及種種的牽掣，不能實現。還在我很高興地說，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我們出版了這個「日新文藝叢書」。

這是「日新出版社」爲我們出版的。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來爲我們出版，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

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並不限定什麼：不論何種文藝作品，只要寫得好，真正的好，我們歡迎牠的加入；不論誰，只要對文藝有興趣，有修養，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將來還要出若干，究竟一共要出若干，我們沒有一定，總是儘可能地出去。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會和「日新出版社」一般地贊助我們。

如夢令(散文集)

關山月著

目錄

一	如夢令(代序).....	一
二	答客問.....	五
三	幻想.....	八
四	法利賽人.....	一一
五	看客·藝人.....	一五
六	擬墓誌銘.....	一八
七	Sonata (No. X).....	二一
八	窗子們說的.....	三〇
九	輕騎兵.....	三七
十	在咖啡店.....	四二

十一	陽光之下·····	四八
十二	某夕·····	五三
十三	參悟·····	六一
十四	在深夜中想起·····	六七
十五	失樂園的故事·····	九〇
十六	魔經·····	九九

如夢令（代序）

有人在我的牆壁上裝飾一幅畫：暗藍的東方水墨畫，畫出一個人仰眸凝眺的姿勢。常時借一點薄暮的灰明，我去到我的小窗前，影影綽綽地望着牆壁上的，那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這一望往往使我想到我的牆壁委實太荒涼了。它因為荒涼所以也寒冷，那個人站在那裏是委委曲曲的。我背着我的窗口，手心去反撐在蟲蝕過的窗櫺上——我的背脊上不會生眼睛，可是我也知道天在漸漸暗下來了。「這不是有點相像嗎？」忽然又想了起來：「我的窗櫺是畫框，我們都是那同色的畫布的點綴，我和我那噤默的朋友。……」

我乃記起一些斑駁的書葉——斑駁的書葉上寫着斑駁的古傳說。一個故事說到從前有位書獃子某君，他忽然愛上一個奇怪的女人——他的那位朱麗葉是畫上的古美人。……現在且說他們眉挑目語，一見傾心；終於他愛得她發瘋，而她也跳不出她自己的繭子。然而他們始終無法通一通款曲，因為她僅僅是畫上的古美人。……這麼樣一天二天，度日如年，那位書獃子後來便相思成疾，一命懸絲了。……正當這故事幾乎不免要以通俗小說的結束來結束的

時候，却不道又峯迴路轉——他忽然聽得床前有佩環叮噹的聲音，病人翻身一望，他的朱麗葉正款款打畫上走下來了。……」

這迷人的故事荒唐得發甜，荒唐得反而不像是荒唐；然而在這裏應該受到天才的讚美的僅僅是創造那迷人的故事的作者，作為描寫一幅名畫的作者他却低能兒了。一切名畫永遠是在等待着人們走進去，却不是她自己迎上來。她也永遠不會迎上來，甯可凍餒而死在那昏暗的門洞裏。因為她有她自己的驕傲。

……我的上半身一點一點向窗外仰出去——我的背脊緊貼着窗櫺，那裝飾我自己的畫框。我閉上眼。……忽而我又仰面向空吹出一口氣。於開始看見了完全像夜的海水藍，早熟的仲夏的美目流盼着，像閃閃鑲鑲的泡沫。

我終於又扭亮了壁燈，再去牆上那幅暗藍的水墨畫。這一次我所看到的那個噤默的人却變得非常孤冷了。一種迷人的孤冷，孔雀似的孤冷。我知道我其實是在喜歡那個人，但是我却準備接受他的傲慢的挑戰。我也睜起眼睛，而且從嘴角嗤嗤射出我自己的利箭。……這麼消耗了一會，我又試着一步一步走近去。很小很小的步子。

我忽而一笑，伸出手來給我自己解圍了。「握一握手罷！」我說。但是我知道我其實已經戰敗了。為那孔雀似的孤冷所戰敗，我不得不解圍。我一把握住了那個人的手——我握住了我自己。我的影子。

「你是我的影子嗎？」

「你是我的影子嗎？」他反問。

我攔住的畫中人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戰敗我自己的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

我不禁退後了一步。現在我的牆壁上重又張起那幅暗藍的水墨畫：一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

「我有這樣的影子嗎？」

我端詳着我的影子，那個噤默的人，噤默的我自己。你說我有甚麼可以不滿意於我自己的影子的呢？這樣一個完全的姿勢！——看星的姿勢，看雲的姿勢，看一切的姿勢，看無所看的姿勢。

「你不配！」然而我的影子這樣說。「猥瑣的人不配穿亮煌煌的盔甲。……」

「……但是你終於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我憤然。

我聽到有人太息了。我自己的太息，或者是我的影子的太息。那太息的聲音道：「這樣的一個姿勢呵！」

這樣的一個姿勢是多半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我們都知道：千萬年來就如此！但是有一天你也許要塑造一個立像或胸像——假使你是那樣一個天才的雕塑手——你要賦給無生命以生命：你要訴說一個凱旋的英雄，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無所告的寂寞的哲人，一個見

危授命的孤臣孽子，……你要在你的立像或胸像上創造人類傳奇中最美的傳奇，幻想之幻想，過去與未來。你說你能够在這樣的姿勢之外選擇更完全的姿勢嗎？

你不會找到更好的！我知道你決不能。最美的立像和胸像永遠就是這樣的姿勢，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的姿勢。——看星的，看雲的，看一切的，看無所看的。

現在你好像透着奇怪了：那些人難道也像抽上了雅片，他們是看星或者看雲上了癮？其實並不是。他們那樣看是疲倦的——他們那樣看只是爲了無所看。他們也何嘗不希望低下頭來歇一歇呢？可是他們永遠不會有那樣的機會！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驕傲。孔雀似的驕傲。

描寫輝煌地生的人却反而要用暗淡地死的人的姿勢，這就是人類的無可解釋的思想。

——然而也千萬年來就如此！

三十五年九月

答客問

你問我爲甚麼沉思嗎？不爲甚麼——僅僅有一點寂寞。寂寞教會我沉思了。

寂寞是一位好教師，一位溫柔的教師。她教給我沉思比我學習說話還容易。對於她我常會幻想成一個衰弱的老婦人，那個教給我說話的老婦人：靜穆，深沉，終年穿着和她那悵鬱的心情同色的暗藍的衣裳。

這溫柔的教師並不是嘮叨的。（你想那對於一顆幻想的心够多麼煩膩？）她教給你沉思只是用這樣一種靜穆的悵鬱的聲調，沒有嚴肅的啓示，沒有人間的教訓；只如在這樣的夜裏有人給你唸一個斑駁的古傳說。那結末的如煙的太息也不會留下永恆的哀怨來：它只是給你揭起了一層澹遠的沉思的幕幕，海水色或者天藍色的。

於是你能够躡足走進沉思的幕後去了。來迎者或是二紫衣，或是輝煌的油壁車，或是無垠的荒漠都無妨；反正再進去一點你便可以到槐安國了——或者你到的是一座發亮的黃金塔，門裏悄無聲息，你一級一級走上去，最後撩起錦帳，給一副青面獠牙嚇一跳；或者你到的是特洛亞城外的瓦礫場，血濕的泥地上橫着斷矛，斷矛前面是赫克特的屍骸，剛才給一匹

馬所拖得血肉模糊的，……於是你爲這千古的倔強的命運搏鬥者放聲一哭，讓一粒冰冷的水珠結束你無際的荒唐夢。

最沉悶的未雨天她教給我看簷角張網的蜘蛛。這有趣的課程是在她並不說明是狩獵，更不告訴你以阿爾弗列特皇的那個熟習的教訓。她只指點你看一幅灰明背景上的新繡的圖案：一個出神的音樂師正在那八卦形線譜上，寫着他的未完成的歌謠曲。悵鬱的 Minor 的曲調。

失眠之夜是難於消磨的，然而這正是講故事的最好的時光。我的溫柔的教師記得許多迷人的故事，她可以娓娓地一直講下去，使你覺得那個出名的古波斯女子向暴虐的蘇丹所講的那些故事，完全失去了光彩。僅僅一個月亮的傳說便是無窮無盡的，而況還有無窮無盡的星星——連星星也閉起眼睛來的時候還有變幻的輕雲，叩窗的纏綿的雨點。而像這樣晴好的秋夜，她更不會讓你錯過「坐看牽牛織女星」的最好機會的。七夕才過，此恨綿綿，你讀懂了那一對怨哀的眼睛內的全部情意，是優里璧狄斯(Euripides)也夢想不到的學問。

冬天是寂寞的最廣闊的領域，斑斕的幻想的繁殖場——她們糾結地生長如初春的藤蘿，你要採擷一個放縱的幻想比在秋林採擷一片紅葉更爲容易的。

試想是荒僻的村店：凍雲如墨，紙糊的白木窗裏關住將逝的黃昏。此時有人獨坐，無酒無餚，看最後一點微明從窗隙爬出去如蜿蜒的灰色的小蛇。……或者是夜半無眠，一燈如

豆，吠聲若豹。此時想起一個「聊齋」的故事，乃被北風裏突然敲響的柝聲，在背脊間種下一連串寒冷的戰慄，抽苗長葉，……

再不然就是在理想的暖室——窗外有輕語的雪花，窗內有嚙默的水仙。頑皮的壁火爐側跳動着癡癡的笑。此時身後有人送過一封期待的信來：拆開，則千萬里外的相思遂釀成濃厚的悵鬱，膠水似的黏合上心頭。……

再不然還可以想到死，（配合一份聖誕夜的深沉的彌撒曲），你聽一個寂寞的沉思的靈魂的歌唱，歌唱着不死的祕密，歌唱着無夢的睡眠，……

比較無聊的只有春天——人間的花朵生長起來，幻想的花朵遂逐漸彫零了！

我的溫柔的教師不大喜歡春天，因為這年青的季節和她那暗藍色心情是不大適合的。然而這時候我們也有很好的友伴——我們另有暗藍色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

（感謝這不幸的亡國之君的眼淚，他用自己的大痛苦填補了一切寂寞的靈魂的空隙了！）

現在你大概也將為我的說話所引起，要像一般人常常所問的那樣，問起是否寫詩了。我可是不會寫，而且從來不會想到寫，當我和寂寞在一起的時候。你且別問我能不能寫詩，你倒是想一想這裏有沒有適用的文字和紙筆。借用別人的一句話，這樣的心情是只能用星星寫在藍天的花箋上面的，因為人間的文字和紙筆永遠寫不完。……

幻想

「我有一個幻想，」有一天一個年青的姑娘說，睜亮她的閃爍如吉卜賽巫人水晶球的大眼睛。「假使有那麼一天，人類科學家忽然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養份——只在他們同類的身體中才有的——譬如說比維他命更珍貴千萬倍的養份。你說人會不會將他們的同類看作補品，標上市價來賣買，並且殺來吃呢？」

「這——可是那會有這種養份！」

我看了那幻想的女孩子一眼，向前面走去。那是一條深秋的晚上十點鐘左右的柏油路。路旁有微禿的法國梧桐的疏影篩下來，跌碎在我們肩頭。有如一份歪歪斜斜的樂譜，我們用脚步按照它奏出寂寞的曲子的。我走了兩步，那幻想的女孩子追上來，攀住了我的胳膊，而且固執地問：

「可是假使有那種養份呢？」

我們立停在一株並不高大的梧桐樹下面了。我們互相注視對方的面孔。有幾秒鐘沒有說話。我看得出那幻想的女孩子在等待着：她的眼睛中流動着一種不安和焦躁。

「那也許是會的！」

幾秒鐘以後我用了最大的氣力說，彷彿吐出二十幾年來第一口沉重的呼吸。我們忽然靜默起來了。我們繼續着向前面走——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我的女伴的手腕現在挽着我的胳膊。我們都在心裏說着一些祕密的說話，陰暗的說話。可是我們的口裏都沒有說。……

「我難道回答錯了嗎？」我在心裏向我自己說。「假使人類真正發現了那種養份，人是準會吃他們同類的——不但是也許會，而且是一定會。……過去的吃人者就有過麻叔謀，張獻忠，……（自然也還有更多的不出名的吃人者。）現在呢，不必說也可以明白的。雖然那些人都有着各式各樣輝煌的頭銜。……」

我們仍舊沒有說話——我們都想不到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有更好的說話。……我們的腳步却沉重起來了。又走進一片梧桐樹的疏影時，那沉默的女孩子說：

「我覺得達爾文的進化論只能部份地來應用的。譬如說人類的思想這方面，好像就永遠不會進化的！……三千年後的人類也許將如三千年前的人類一模一樣，所差不過改了衣冠和禮貌，……」

她的聲音是幽幽的。幽幽的，如同這靜的夜氣中發抖的枯葉。幾乎是寂寞的自言自語的聲音，幾乎是嘆息一般的冰冷的聲音。……

這聲音黏在我心上。冰冷的聲音黏在我心上。

我們仍然走着，默默地。可是我覺得有點抱歉了——對於這般年紀的女孩子，本來只應該給她說一點人間的幻象的：那些美好如水晶的理想，瘋狂如火燄的希望，……爲甚麼我要說給她真實呢？她自然總有一天會懂得，可是她不必懂得這麼早。

走到路盡頭，我說：

「回去罷？」

「唔！回去罷。」

她仍然挽着我的胳膊。我們仍然默默地走——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探試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這是一個被複述過無數遍的很老很老的故事。

我常常想起這故事——想起的時候總不免有點奇怪的：「他們怎麼會一個一個都出去的呢——那第一個走開去的又是誰——當時的那些法利賽人？……」

被詛咒的法利賽人的心理我們是不大明白的。

假使我們現在也這樣的綁起一個隨便甚麼人，譬如推向跑馬廳之類的地方去「示衆」罷——那個人自然不必是女的；不過最好是女的，而且要年輕而美貌。……現在你且試想我們